

从尴尬的『锦旗』说开去

李俭

笔者日前听说了一件真人真事:一个靠近镇上的村子里有对夫妻不和睦,时常吵架。某天大吵后,丈夫动了手。妻子很气愤,一气之下喝下刚刚从镇上商铺买来的农药。丈夫发觉后随即将其送到镇上医院抢救。幸运的是,这瓶农药药量低得可怜,是瓶水货,妻子平安无事。这位喜出望外的丈夫,别有一番感慨心情,事后给商铺送了一面“锦旗”,上面写着:“感谢×××亏非真药,放人一命”。

您说此事滑稽不滑稽?这面“锦旗”尴尬不尴尬?相信所有人都会做出肯定的回答。但笔者听闻后,除了为这位农妇而庆幸、为这个家庭而欣幸,气愤之情也油然而生。因为农药是用来消灭害虫的,厂家制售时,谁也不会也不应该把欲寻短见的人吞服此药考虑在内。这家农药虽然立下“放人一命”“免人一死”之“功”,但这“功”有着令人难以接受的苦涩,既不该得“禄”,更不该庆贺。

自然,光是埋怨商家很不公平,没有制造假农药的上游厂家,哪来的商家出售?故此,板子不能光打在店家的屁股上,厂家也应被赠这尴尬的“锦旗”。

对于任何一个注重信誉的厂家商家来讲,可以说,日历的每一天、时钟的每一秒,生产的每个产品、经销的每笔生意,无不是一种考验。有的厂家商家在考验面前频频报捷,信誉极佳,产销两旺,企业进入良性循环。可有的厂家商家以赚钱为最高目的,为钱钻营,为钱倾轧,至于社会效益、大众利益则全然不顾。造假、制假屡禁不绝,且不断转移阵地、变换手法。你在闹市打,我往小巷钻;你在城里查,我往乡下走。于是,一些千奇百怪的现象频频发生:老鼠吃了毒鼠药不但不死,反而肥胖起来;“除草灵”灭草不灵、毁苗挺灵;农药灭不了害虫,庄稼反受其害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
对于制假、造假、售假者,在道德劝喻的同时,务须从法规上着力,让法规长出坚硬的牙齿,让所涉人员、厂家商家,心存敬畏、心有戒尺、行有所止。在此奉劝那些制假造假售假的厂家商家一句,别只顾自身赚钱而肆意妄为,不然那尴尬的“锦旗”总有一天也会送到自家门口。



●老树画画

一枝梅

老树

梦里见你好几回,下班之后无人陪,听着大风吃泡面,雪夜寄你一枝梅。

怀念的味道

董川北

孩子六岁那年,我们搬离老家进了城。如今我问孩子:“在你的记忆中,老家什么东西最让你难忘?”他思索片刻,认真地回答:“早餐铺卖的葱油饼,葱香四溢,蓬松酥脆。如今来城里快十年了,我吃过无数葱油饼,没有一家能比那家好吃。”

趁着周末,为了让他吃上怀念的葱油饼,驱车一小时赶回老家。还是那家墙壁被烟熏得发黑的早餐铺,在锅前忙碌的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,孩子分外激动,买了葱油饼就急不可耐地啃起来……

回城的路上,孩子摇着头感叹道:“如今他家的葱油饼,比小时候的味道可差远了。”我笑着对孩子解释:“也许葱油饼一直没有变,还是原来的味道,只是时过境迁,你在怀念中一直在给它加分。于是,你怀念的味道就超越了它真实的味道。”

茶杯,正好一缕晚冬的阳光照射进来,连忙用盖子捂住,多么超乎想象的画面。一杯夕照里,不枉来时意,简直是神来之笔,天赐之物。但凭清心向夕阳,庵茶配搭为绝响。有所行,有所止,有所获,有所不遇,如此,来过了,品味过了,也就心满意足了。深深地吸一口气,没有茶的清芬,只有野草的气息和阳光的味道。

碑文里记载了一代代乡贤的培修,他们皆怀抱一颗崇文之心。有识之士的保护性修复,修旧如旧,让高速公路旁的这一古老建筑,成为一座人文地标,一尊永远不会风化的文化界碑。离开时回望,古寺泛着光,如圣洁的烛照一般,整个禅院披上了光影袈裟。

又是一抹斜阳照过来,把我们的身影投射到墙上,影子很长,像一根石柱在支撑,又像一个巴掌在抚摸。一庵夕阳里,无茶也快哉!想起一句老掉牙的诗,“夕阳无限好”。下句是什么?一时想不出,也不想去想,干脆自己来一句:茶庵焕然一新。

(1842)顾瑜撰写并书,碑额五字为篆体,正文楷体。

从碑文中得知,沙积原名沙溪。经过亿万年的堆积,沙一样的贝壳就成了海岸线,成了古冈身。冈身旁的小河,就叫沙溪,多么美的名字,其意绵绵,其情款款,如同母亲随口叫出来的乳名。

碑文是最好的史料,证实乡贤吴轮彩于雍正年间

寻访茶庵

黄开林

茶,解解渴,提提神。遇上有缘人,便成了无话不聊的茶友,人生一大快事。

茶庵,又名拈花林禅院。拈,用三根指头小心翼翼地去拈。拈花一笑,笑靥如花,多么难得的开心状态!不管你微不微笑,手上拈一朵花总是雅事。拈花如林,花如林海,那该有多少花呀,怎么数得过来?当时虽然天已黄昏,还是有

“清晨入古寺,初日照高林。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的意蕴。

此庵系雍正十二年(1734)由吴轮彩出资创建,后又多次修缮。1937年日本侵略者进村时被毁,重建时改为茶庵。由门厅、东西厢房及正厅组成,四合院布局,坐北朝南三间正屋,前幢在做仓库时翻建过,正屋西壁内有保存完好的《拈花林禅院碑记》,道光二十二年

独自创建,塑年尊大士像于其中,“夏施凉茶,冬施姜汤,饮以济行人”。此处还有一个重要功能——当地人聚会之所。岁月老去,陈迹无言,石头上的文字早已斑驳,作为历史的感叹号。黄卷青灯,布衣素食,品茗论道,酬唱出别样的访贤,文人之间有过的雅集聚会让人倾慕向往。

没有茶,虽有遗憾,也不必过分计较。我拧开自带的

我的朋友刘一大早就

快乐

刘琪瑞

不开心,铁青着脸。我问他为何不快乐,大刘气哼哼地说:“小菜园里辛辛苦苦种的菜,被人偷了,你说气人不气人!”我笑了,劝他:“这点事啊,谁吃都是吃,与其自己独吃,不如留点给别人吃,别人分享你的劳动成果,你不快

乐吗?”“不快乐,因为我

没有看到!”“要是被我吃了呢?”“原来是你摘的呀!”大刘一下乐了,咧着嘴笑,还要摘菜送我。

实际上,我是骗大刘的,我才不稀罕去摘他那点菜呢,还不是为着让他快乐!

养几只鸡,不期望老鸡孵小鸡,两眼一闭,听公鸡打鸣母鸡咕咕叫,这样,就挺好。

不期望

杨福成

种几分田,不期望收成多好,瓜有秧豆有荚,摘了切切,吃酒喝茶,这样,就挺好。

去山上捡几块石头,不期望再堆一座山,老石乱纹,

像白云像小兔,在阳台上坐着和我说话,这样,就挺好。

自行车坏了,不期望香车宝马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月牙落到车筐里,推着走走,这样,就挺好。

生活如水,不期望大风大浪,像个树懒一样趴在树上,咀嚼着棉花糖,甜了自己甜了天空,这样,就挺好。

一书中,对温的英文水平表达出了赞赏。《天下》杂志创办后,温源宁凭借自己在国内外文教学领域的资深地位,帮助出资人招揽了一批学贯中西、英文功底深厚的知名学者做编辑。其中包括用英语创作出《京华烟云》《生活的艺术》等作品的林语堂,被尊为“英文写得最好”、有《西洋哲学小史》《西方哲学史》等代表作的全增嘏,鲁迅《短篇小说选集》英译本的译者姚克,小说《围城》的作者钱锺书等。他们都是看重温源宁的实力的。比如林语堂很欣赏温的英文作品,他将温写吴宓和胡适的英文随笔翻译成中文,刊在自己主办的杂志《人间世》半月刊上。姚克更是对温的英文造诣赞不绝口,两人因为合编杂志结为好友。

在英文写作方面,温源

宁也很有功力。张中行说温源宁“不只是说得好,而且是写得更好”。散文集《不够知己》是温源宁用英文写成的,仿照的是十八、十九世纪大家兰姆的家常散文风格,文风求古,用词典雅,出版后让读的人对其惟妙惟肖的笔法拍案叫绝、回味无穷。张中行评论这本书,“且不说内容,只说文章的风格,确是出于英国散文大家的传统,简练典重,词汇多变而恰当,声音铿锵而顿挫,严肃中总隐含着轻松的幽默感。”因这种出神入化的笔法,读他的文章就如同喝带有酒精的饮料,身体不需要,但是精神需要。

星期文库

走近学人温源宁之四

出类拔萃的英文水准

晨思

林太乙说温源宁:“讲英语时学剑桥式的结结巴巴腔调,好像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才可发言。”这种说英语拿腔拿调的样子,就特别温源宁。

他的口语很好,不仅表达流畅,还带着几分高级华贵的气息。张中行说他“永远用英语讲话,语调顿挫而典雅,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,是带有古典味。中国人,英语学得这样好,使人惊讶”。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张中行曾经带着疑问,问过温源宁执教的同校外文系的同学,温是否会说中国话,回答是“否”。徐志摩在《巴黎的鳞爪》

留下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纹,慢慢地荡漾开去……我慢慢地学着,起初,能打两三个,后来能打四五个了。

从此,我和伙伴们凑到一起,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房前屋后,或是渣土堆积场,专门拣些乡亲们揭瓦房时淘汰下来的破残瓦片,用背心兜着,来到池塘边,开始比赛。你来我往,不亦乐乎。

这个游戏我们一直玩到上初中以后,玩得高兴,玩得酣畅,玩得释怀。小小瓦片儿丰富了我们的童年生活。

人到中年后发现,生活越简单越快乐。在千头万绪中,抽出属于你的那条线,把准方向,学了,懂了,熟了,通了,就有成就了。就像打片儿瓦,简单、开心,玩个身体轻松,乐个精神爽朗。

“打,打,打片儿瓦,不打一个就打俩,俩不够,噼里啪啦一大溜……”某日,我在池塘边回忆儿时时的打片儿瓦游戏。

打片儿瓦

山楂球

初玩打片瓦,根本不知道怎么玩,时常是拾起砖头瓦块就往池塘里扔。“咚”的一声,溅起些水花了事。

三哥见我笨拙的样子,拾起一块瓦片儿,说:“我来教你吧!”三哥用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抠住瓦片儿,两脚自然分开,左脚向前斜伸着,右腿弯曲,身子向后微微倾斜,歪着头,眼睛瞄着水面。

然后,右手前后摆了几下,用力向前抛出瓦片儿的同时用食指勾了一下,瓦片儿瞬间“嗖”地一下就飞了出去,旋转着在水面上“啪、啪、啪”地跳跃,轻如蜻蜓点水,又似春燕掠过,顿时,平静的水面上

这个游戏中,左脚向前斜伸着,右腿弯曲,身子向后微微倾斜,歪着头,眼睛瞄着水面。然后,右手前后摆了几下,用力向前抛出瓦片儿的同时用食指勾了一下,瓦片儿瞬间“嗖”地一下就飞了出去,旋转着在水面上“啪、啪、啪”地跳跃,轻如蜻蜓点水,又似春燕掠过,顿时,平静的水面上

洋文学史分期研究等,很是庞杂。在一些重要场合,他是以西洋文学权威身份坐在C位的人。用英文学科带头人来形容他,十分妥帖。

他的口语很好,不仅表达流畅,还带着几分高级华贵的气息。张中行说他“永远用英语讲话,语调顿挫而典雅,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,是带有古典味。中国人,英语学得这样好,使人惊讶”。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张中行曾经带着疑问,问过温源宁执教的同校外文系的同学,温是否会说中国话,回答是“否”。徐志摩在《巴黎的鳞爪》